

葉葱奇疏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李商隱詩集疏注

下

中國古代名家集

葉葱奇疏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李商隱詩集疏注
下

中國古代名家集

李商隱詩集疏注卷下

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〔一〕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），年四十六

月色燈光滿帝都，香車寶輦隘通衢〔二〕。身閒不覩中興盛，羞逐鄉人賽紫姑〔三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初學記·正月十五日：『《史記·樂書》曰：「漢家祀太一，以昏時祠到明。」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，是其遺事。』〔二〕《隘》唐人萬首絕句作「向」，非是。一作「溢」，乃「隘」字形近而誤。「隘」，指道中車馬的擁擠。〔三〕「紫姑」，見第三二四頁《聖女祠》注五。

【疏解】

這是深恨不能在京爲官，假以致慨之作。馮浩說：『舊書紀、《通鑑》，宣宗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，迄於唐亡，人思詠之，謂之小太宗，三州七關，乃得收復，以云中興，於斯爲合。文集《上相國汝南公啓》於大中朝云：「慶屬中興矣。」則「身閑」者，必東川歸後，病還鄭州時也。鄉人亦似鄭州較親切。』這一說頗爲近似。程夢星以爲開成初，張采田以爲會昌末，都和「中興」一詞不合。

贈趙協律皙

〔一〕大和八年（八三四），年二十二

俱識孫公與謝公〔二〕，二年歌哭處還同。已叨鄒馬聲華末〔三〕，更共劉盧族望通〔四〕。南省恩

深賓館在〔五〕，東山事往妓樓空〔六〕。不堪歲暮相逢地，我欲西征君又東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《舊唐書·職官志》：「太常寺……協律郎二人，正八品上。」文集《爲安平公兗州奏杜勝等四人充判官狀》，

勝次第二人卽趙哲，哲兗州府罷後又就宣州之辟。《舊唐書·王質傳》：「在宣城，辟崔珣、劉賁、裴夷直、趙哲爲從事，皆一代名流，視其所與，人士重之。」〔二〕《晉書·孫綽傳》：「綽字興公，博學善屬文……轉永嘉太守，遷散騎常侍……廷尉卿……于時

文士，綽爲其冠。《晉書·謝安傳》：「謝安字安石……進安中書監，驃騎將軍，錄尚書事……加侍中、都督……諸軍事……進拜太保……薨……贈太傅。」〔三〕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司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也……梁孝王來朝，從遊說之士齊人鄒

陽、淮陽枚乘、吳莊忌夫子之徒。相如見而悅之，因病免，客遊梁。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。」梁·任昉《宣德皇后令》：「客遊梁朝，則聲華籍甚。」〔四〕《文選·劉琨·越石·答盧諶詩》注：「臧榮緒《晉書》曰：「琨妻卽諶之從母（卽姨母）也。」又《盧諶》子

諒·贈劉琨一首》：「申以婚姻，著以累世。」呂向注：「婚姻謂諶妹嫁琨弟。」〔族望〕，指氏族、門望。原注：「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，又同爲故尚書安平公所知，復皆是安平公表姪。」〔五〕《通典》：「尚書省都堂居中，都堂之東，吏部、戶部、禮部，都

堂之西，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。」《老學庵筆記》：「唐人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，故謂之南省。」〔六〕《晉書·謝安傳》：「寓居會稽……放情丘壑，然每遊賞，必以妓女從……雖受朝寄，然東山之志，始末不渝。」

【疏解】這是大和八年冬趙哲赴宣城幕府時贈別之作。《舊唐書·王質傳》：「（大和）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

團練觀察使。」同書《文宗紀》：「（大和）八年……六月……庚子，兗海觀察使崔戎卒。」首句「孫公」指令狐楚和崔戎。次句的「歌」指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兼太原尹和崔戎爲華州刺史遷兗海觀察使，「哭」則專指崔的逝世。崔任兗海觀察使時詩人和趙同在他的幕中，崔死才各自散去，所以說「處還同」。馮浩認爲「歌」是專就令狐而言，未免小疏。三句拿「鄒馬」比趙，說自己叨附在他的「聲華」之末。四句，說更和趙有姻親，且同出一門。令狐楚那時檢校右僕射兼吏部尚書，所以用「南省」來稱他，兩

人同出其門，所以用「恩深」。下句則慨歎崔的逝世。那時詩人當在鄭州，正擬入京，而趙由鄭東赴宣州，所以結二句這樣致慨。

搖落

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，年三十六

搖落傷年日〔一〕，羈留念遠心。水亭吟斷續，月幌夢飛沈〔二〕。古木含風久，疎螢怯露深。人閒始遙夜〔三〕，地迴更清砧。結愛曾傷晚〔四〕，端憂復至今〔五〕。未諳滄海路〔六〕，何處玉山岑〔七〕。灘激黃牛暮〔八〕，雲屯白帝陰〔九〕。遙知霑灑意，不減欲分襟〔一〇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宋玉《九辯》：「蕭瑟兮，草木搖落而變衰。」

〔二〕謝惠連《雪賦》：「月承幌而通輝。」《後漢書·李膺傳》：

「任其飛沈，與時抑揚。」

〔三〕宋玉《九辯》：「觀（通靜）杪秋之遙夜兮，心繚悵而有哀。」

〔四〕秦嘉《留郡贈婦詩》：「歡會常苦晚。」

〔五〕謝莊《月賦》：「端憂多暇。」端，專義，「端憂」，指鬱結在心里的憂悶。

〔六〕《春秋繁露·觀德》：「故受命而海內

順之，猶衆星之拱北辰，流水之宗滄海也。」

〔七〕玉山，見一六八頁《玉山》注一。謝朓《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》：「若遺金

門步，見就玉山岑。」

〔八〕《水經注》：「江水又東逕黃牛山，山下有灘，名黃牛灘，南岸重嶺疊起，最外高崖間，有石如人，負刀

牽牛，人黑牛黃，成就分明，此巖既高，加江湍紆回，故行者謠曰：「朝發黃牛，暮宿黃牛，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」言水路紆深，迴

望如一矣。」〔九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「公孫述至魚復，有白龍出井中，因號魚復爲白帝城。」白帝城，在今四川省奉節縣東。

〔一〇〕杜甫《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》：「不堪垂老鬢，還對欲分襟。」

【疏解】

這篇馮浩認爲是「寄內詩」，列在大中二年。程夢星則說是「梓州府罷」之作，其實皆非。梓州府罷後，詩人不久

便隨柳仲郢還京，如何還說「羈留」？那時已經喪失家道，結處「遙知」又是對誰而說呢？馮氏認爲是桂管府罷後，留滯巴蜀時，這一點是不錯的，不過不是「寄內」。我們細玩通篇，思家念遠的情趣尚在其次，而憂讒畏譏、孤苦自危的意思却充滿字裏行間，所以這只是一篇途窮失路，愴惘身世之作。詩人就婚王氏後，又就鄭亞的辟，這兩層已爲令狐所嗔怒。令狐當時正和白敏中極力傾陷李德裕，凡所引用，排擠無遺，氣勢之囂張，朝野悚動，因此當鄭亞遠貶之後，他自然不敢一下就還京，只希望在湘蜀之間能有所遇合，但是他所寄意屬望的人，又茫然不可倚靠，所以憂愁感憤，而有此詩。首句借草木的「搖落」來比自己失職後自傷遲暮。次句敘自己羈留外地苦求遇合的心情，「念遠」當然是想念家室，但這却不是詩的主題。三、四兩句的「吟斷續」和「夢飛沈」正敘明徘徊歧路，情思忐忑。五、六兩句比喻自身的孤危、憂慮。七、八兩句敘述自己的寂寞、淒清。九句的「結愛」馮浩以爲是對夫人王氏言，其實仍是指仕途的遇合，意謂當日委質鄭亞等自己猶恨太晚，十句說現在竟然因此滿腹憂危，所以「未諳」兩句拿「滄海」比通往京師之路，拿「玉山」比清要的職位。結四句既點明那時滯留之地，又以日暮、雲陰來襯托出處境的陰暗和心情的沈鬱，說家人應當知道我這時的愴然淚下不減於當日遠別時的心情。這雖是就家人來說，實際仍是抒寫當時的情思。

滯雨

滯雨長安夜，殘燈獨客愁。
故鄉雲水地，歸夢不宜秋。

【疏解】

這是秋夜雨中所作，下二句推進一層，說家鄉本是雲水之地，當此秋雨淅瀝時期，夢歸更增人愁悶。原意是說連夢中都愁，却只說「歸夢不宜」，運思極曲，而出語却極自然，耐人吟味。

偶題二首

小亭閒眠微醉消，石榴海柏枝相交^(一)。水紋簾上琥珀枕^(二)，傍有墮釵雙翠翹^(三)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石榴」，即石榴，沈約有《詠石榴》詩，韓愈《杏花》：「石榴躑躅少意思。」古人對外國移植來的樹木多加「海」字，如海榴、海棕、海梧等，「海柏」亦此類。〔二〕《西京雜記》：「以竹爲簾，簾爲水文及龍鳳之像。」唐·李益《寫情》：「水文珍簾」。

思悠悠。『琥珀枕』，見第一一九頁《詠史》注二。〔三〕宋玉《招魂》：「砥石翠翹，結曲瓊些。」注：「翹，羽也。」曹植《七啓》：「揚翠羽之雙翹。」『雙翠翹』，指「釵」頭的兩個翠羽。

【疏解】

這兩首完全是齊梁《烏棲曲》體的艷情詩，姚培謙，屈復把它們列在七言絕內，甚誤。次句意含比興，而語頗自然，下二句用意濃艷，而妙含蘊藉，音響也極清倩，實《烏棲曲》、《烏夜啼》中的佳構。

清月依微香露輕，曲房小院多逢迎^(一)。春叢定是饒棲鳥^(二)，飲罷莫持紅燭行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枚乘《七發》：「往來遊醺，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。」〔二〕劉峻《廣絕交論》：「敍溫煖則寒谷成暄，論嚴苦則

春叢零葉。」

【疏解】

這首也是上二句說人，下二句用比。「棲鳥」，即「曲房小院」中的人，「莫持燭行」，是說不要去驚擾他們。紀昀

說：「從對面寫來，極有情韻。」馮浩却說，「棲鳥直致乏味」，從《唐音統籤》改作「春叢定是雙棲夜」，其實「雙棲夜」非但「直致乏味」，弄得末句也不知所云，把全詩運筆的婉妙，構思的靈巧完全都喪失了。

月

過水穿樓觸處明〔一〕，藏人帶樹遠含清。初生欲缺虛惆悵，未必圓時即有情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觸處」，即偏處、到處。唐·岑參《江上春歎》：「春風觸處到。」

【疏解】

首句說月光照亮四處，次句說月光庇蔭、映帶的廣闊。「初生」比未躋通顯，「欲缺」比暫遭降黜，語很淺直，似對令狐而發。看末句「未必」一詞，當是綢繆未登樞要時所作，不過一無佐證，只可姑妄言之而已。

夜冷

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，年三十九

樹遶池寬月影多，村砧塢笛隔風蘿。西亭翠被餘香薄〔一〕，一夜將愁向敗荷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何遜《嘲劉郎》：「稍聞玉釧遠，猶憐翠被香。」

【疏解】

這是悼亡詩。首句借景物的空虛興起。次句「村砧」暗指村婦，「塢笛」暗指農人，言外是悵歎鄉村男女猶自適然偕老，而自己竟一身孑然，妙在若出無意，淡然無跡。王茂元崇讓坊宅中有東亭、西亭，詩人夫婦曾在那兒寄寓過。參看第二八一頁《崇讓宅東亭醉後洩然有作》和第三三〇頁《西亭》。芙蓉落後，剩下的半枯荷葉還能持續多少時間？喪耦後的多病之

身，自知也不復能久，所以淒然同「敗荷」共鳴，語意悲愴，哀惋欲絕。

這首詩馮浩列於大中六年，說柳仲郢由河南尹遷鎮東川，商隱至東都謁謝時所作，而柳仲郢鎮蜀實在五年，所以這裏改爲五年。

正月崇讓宅 〔一〕大中十一年（八五七），年四十五

密鎖重關掩綠苔，廊深閣迴此徘徊。先知風起月含暈〔二〕，尚自露寒花未開。蝙拂簾旌終展轉〔三〕，鼠翻窗網小驚猜〔四〕。背燈獨共餘香語，不覺猶歌起夜來〔五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崇讓宅」，見第二三九頁《臨發崇讓宅紫微》注一。

〔二〕《廣韻》：「月暈則多風。」北周·王褒《關山月》：

「風多暈更生。」

〔三〕《南史·柳世隆傳》：「命典僉（官職的名稱）李黨取筆及高齒屐，題簾箔旌。」簾旌，簾上端的布橫

沿。〔四〕《演繁露·罽毼》：「網戶朱綴，刻方連者，以木爲戶，其上刻爲方文，互相連綴，朱其色也，網其形也。」〔五〕《樂府

解題》：「《起夜來》，其辭意猶念疇昔，思君之來也。」唐·施肩吾《起夜來》：「懶卧相思枕，愁吟起夜來。」《起夜》，一作「夜起」，誤。

【疏解】

這是夜宿王氏宅中感懷傷逝之作，前半先泛寫景物的淒涼。時距王茂元逝世已十三、四年，王十二弟兄等或已

多不居此，所以重門密鎖。因爲宅曠人稀，所以顯得「廊深閣迴」月光暗淡，眼看就要起風，而夜露猶寒，花尚未開。詩人在這樣的景色中，憶念逝去的亡人，自然百感交集，悽愴欲絕。何焯說，三句「比妻死身去」，四句「則未得富貴開眉」，實在過於牽強穿附。後半才純就前塵往事來抒寫悼傷的愴感。「終展轉」，是說終夜「展轉」。看簾旌拂動，便誤以爲是王氏走來，聽窗網微

響，便誤當成是王氏在關閉。「背燈」，是說向着暗處，惘恍中獨自喃喃談說，幾乎忘却她早已逝去。

馮浩說：「昔年自徐還京，冬即赴梓，則此《正月崇讓宅》必東川歸後也。」很對，但是列在大中十二年似不妥。大中十年，詩人在京充鹽鐵推官，歲末春初返鄭過洛可能性很大，因此酌改爲十一年。

城外

露寒風定不無情，臨水當山又隔城。未必明時勝蟀蛤，一生常共月虧盈〔一〕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《共月虧盈》，見第九頁《題僧壁》注六。

【疏解】這首詩題有脫缺，看首句「風定不無情」，次句「臨水當山」，以及下二句說明時未必能如蟀蛤那樣隨月虧盈，似乎不是詠城外高處懸掛的燈，但是題既殘佚，究竟所詠何物，自然無從確知，至於寄託那就更不必妄事穿附了。

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〔一〕開成三年（八三八），年二十六

延陵留表墓〔二〕，峴首送沈碑〔三〕。敢伐不加點〔四〕，猶當無愧辭〔五〕。百生終莫報，九死諒難追〔六〕。待得生金後〔七〕，川原亦幾移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《舊唐書·令狐楚傳》：「開成二年十一月卒……前一日……謂其子緒、綯曰：『吾生無益於人，勿請謚號，

葬日勿請鼓吹，唯布車一乘，餘勿加飾，銘誌但志宗門，秉筆者無擇高位。』」〔二〕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：「季札封於延陵，故

號曰延陵季子。』《方輿勝覽》：「延陵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，申浦之西。」《集古錄》：「右古篆文曰，『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。』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……按孔子未嘗至吳……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。」〔三〕「沈碑」，見第三〇九頁《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》注四。陳·沈炯《歸魂賦》：「映峴首之沉碑。」〔四〕《後漢書·禰衡傳》：「（黃）射時大會賓客，人有獻鸚鵡者，射舉扨於衡曰，『願先生賦之……』衡攬筆而作，文無加點，辭采甚麗。」自誇爲「伐」。〔五〕《後漢書·郭泰傳》：「刻石立碑，蔡邕爲文……曰，『吾爲碑銘多矣，皆有慚德，惟郭有道（即郭泰）無愧色耳。』」〔六〕屈平《離騷》：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」〔七〕《晉書·五行志》：「懷帝永嘉元年，項縣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。」庾信《豆盧永恩神道碑》：「刺史賈逵之碑，既生金粟。將軍衛青之墓，方留石麟。」

【疏解】首二句說，這篇誌文或留以表墓，或送置地下，如延陵季子、杜預那樣傳之久遠。詩人束髮便受楚知憐，恩誼至深，所以五、六二句語極沈痛，言外是說區區撰一篇誌文，哪足以報答萬一。末二句說，但以令狐的德望言，則百世長存。這四句一氣轉下。

北青蘿〔一〕

殘陽西入崦〔二〕，茅屋訪孤僧。落葉人何在，寒雲路幾層。獨敲初夜磬〔三〕，閑倚一枝藤。世界微塵裏〔四〕，吾寧愛與憎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「北青蘿」，在今河南濟源縣王屋山。〔二〕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：「崦嵫之山。」注：「日沒所入山也。」《崦

音掩，yǎn，這裏只是用來泛指山。〔三〕唐·常建《白湖寺後溪宿雲門》：「松陰澄初夜，曙色分遠目。」〔四〕《法華經》：

「譬如有經卷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事，全在微塵中。」《金剛經》：「若以三千大千世界，碎爲微塵。」

【疏解】三、四二句是說剛到山下，但見落葉，不知他究竟在哪兒，等上了多層石級，然後才會見此僧。後半遂就僧說，末句的「吾」也是代僧自謂。紀昀以爲是「君」字的訛誤，實未細審。後半只描寫僧的悠閑自得，泯却愛憎，然自恨不如之意却溢於言外。

戲贈張書記

〔一〕開成三年（八三八），年二十六

別館君孤枕，空庭我閉關〔二〕。池光不受月，野氣欲沈山。星漢秋方會，關河夢幾還。危絃傷遠道〔三〕，明鏡惜紅顏。古木含風久，平蕪盡日閒。心知兩愁絕，不斷若尋環〔四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張書記」名審禮，是王茂元的長女婿。文集《祭張書記文》：「故朔方書記，張五審禮。」這篇祭文作於會昌

元年，具名的共六人，其中有韓瞻和詩人自己。文集《爲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》說茂元「七女五男」，拿《祭張書記文》的六人加上張，正是七人，而《爲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》說：「念汝差長，慰吾最深。」看文中所敘，實其長女。僚婿中雖還另有一安定張某，但是拿兩篇祭文來參證，娶王長女的確爲「張書記」。又祭張文說他「始自渚宮，來遊帝里。」祭女文說，「汝夫先邱，遠在江渚。」按「渚宮」在今湖北省江陵縣，據此可知，張乃湖北人。

〔二〕「閉關」，猶閉戶、閉門。

〔三〕「危絃」，實暗指愁腸。

第一七九頁《曉坐》中有「腸危高下絃」句，亦以絃比腸。〔四〕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三王之道若循環，終而復始。」「尋」，各本均同。程夢星云：「尋環」當作「循環」……或尋、循、巡三字俱可通。」按宋初抄錄時偶因音同致誤本很可能，馮注本「尋」下注：「一作循」，沒有說明出於何本，似據《佩文韻府》。

【疏解】馮浩列此詩於開成三年，說「頗似張自岐下至涇原相晤所作。」此說雖出懸揣，并無的證，但拿祭女文中的「汝實從夫，適來岐下，道途雖邇，面集猶妨」來看，似乎很有可能。商隱那時正在涇原幕，雖然新婚未久，但夫人可能仍在河南家中，所以起二句這樣說。三句拿池光月色不相映合，來比孤客無偶，四句說周圍一片寂寞的氣氛。詩人作詩時正當秋初，所以五、六二句說，天上牛女正在相會，而人間夫婦却不能歡聚。七句說張自傷遠客，八句說張的夫人，九句和第四四五頁《搖落》中的一句完全相同，但這裏和下句是說張爲客日久，而他的夫人則盡日長閒，所以結二句說，我知道你們兩方都愁思不斷，語雖諧謔，却饒有風趣。紀昀說，「妙不傷雅。」很對。

幽人

丹竈三年火〔一〕，蒼崖萬歲藤。樵歸說逢虎，碁罷正留僧。星斗同秦分〔二〕，人煙接漢陵〔三〕。
東流清渭苦〔四〕，不盡照衰興〔五〕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《南越志》：「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，山有合丹竈。」〔二〕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二十八舍，主十二洲，斗秉（同柄）兼之。」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自井十度，至柳三度，謂之鶉首之次，秦之分也。」〔三〕《三輔黃圖》：「高祖長陵在渭水北，去長安三十五里。」案自高祖長陵至孝平康陵，凡十一陵，多在長安城西北，近者三十五里，遠者八十里。杜甫《諸將》：「漢朝陵墓對南山。」〔四〕《三輔黃圖》：「渭水灌都，以象天漢。」《舊唐書·郭子儀傳》：「臣聞雍州之地，古稱天府……前有終南太華之險，後有清渭濁河之固。」〔五〕鮑照《白頭吟》：「人情賤恩舊，世議逐衰興。」

【疏解】首句說他燒丹的火三年不斷。次句明似寫景，實際是說他幽居日久。三、四二句是流水句，以三句反逗出四句，

說遠出操勞的人受了驚恐，而他（幽人）却和山僧棋罷，正在悠閑地留僧多坐一會兒。五、六二句和王昌齡《從軍行》的「秦時明月漢時關」用意一樣，說「幽人」所居之地依然是當初秦的分野，漢的陵園，但秦、漢的興衰早已像飄風般一一過去。結二句最含蘊深遠，用東流的渭水暗喻塵區中擾擾的勞人，來反映「幽人」的蕭然塵外。

念遠

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，年三十五

日月淹秦甸〔一〕，江湖動越吟〔二〕。蒼梧應露下〔三〕，白閣自雲深〔四〕。皎皎非鸞扇〔五〕，翹翹失鳳簪〔六〕。牀空鄂君被〔七〕，杵冷女嬰砧〔八〕。北思驚沙雁，南情屬海禽。關山已搖落，天地共登臨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京城四郊五百里內爲「甸」。唐京原爲秦地，所以用「秦甸」。唐·王維《奉和聖制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》：「渭水明秦甸。」〔二〕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：「越人莊烏仕楚執珪（官名），有頃而病。楚王曰：『烏……今仕楚執珪，富貴矣，亦思越不（同否）……』使人往聽之，猶尚越聲也。」王粲《登樓賦》：「莊烏顯而越吟。」〔三〕漢置「蒼梧」郡，郡治即今廣西省梧

州市，這裏是用來指桂管。〔四〕「白閣」，見第二九頁《街西池館》注二，這裏是用來指京師。〔五〕《古今注·輿服》：「雉尾扇起於殷世。」按唐人詩中的鸞扇、鳳扇，不過是對羽毛扇的美稱。〔六〕《後漢書·輿服志》：「珠簪以瑇瑁爲攬，長一尺，端爲華勝，上爲鳳凰、爵（同雀），以翡翠爲毛羽……橫簪之。」〔七〕見第一五六頁《碧城三首》第二首注六。〔八〕屈平《離騷》：

「女嬃之嬋媛兮。」注：「女嬃，屈原姊也。」《水經注》：「秭歸縣北有屈原宅，宅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，擣衣石猶存。」

【疏解】

首句說在京師時沈滯日久，次句說處南徼中忽動旅思。三句說南方當此秋日應當也是「露下」之時。因爲桂林

冬暖，所謂「地暖無秋色」（見第一二八頁《桂林路中作》，說「應露下」，實指無露。四句說京師十分遙遠。五、六二句說，目中所見的「皎皎」者並不是自己的良伴，即「有女如雲……匪我思存」（《毛詩·鄭風·出其東門》）意。「失鳳簪」是遠憶姊氏的逝去。七句思念夫人，八句追憶亡姊，「北思」指家人的憶念，「南情」指自己的思家。結句「共登臨」是說南北彼此共相愁望，感逝懷人，愴惻無盡，結尤宏闊，有「見此茫茫，不覺百感交集」意。

這是大中元年，初隨鄭亞到桂管時所作。

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，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（「天祐九年（八三五）年二十三

絳帳恩如昨（一），烏衣事莫尋（二）。諸生空會葬（四），舊掾已華簪（五）。共入留賓驛（六），俱分市駿金（七）。莫憑無鬼論（八），終負託孤心（九）。

【注釋】（一）「崔充海」即崔戎。「杜趙李」即杜勝、趙哲、李潘，詳第二四九頁《彭城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，二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》注一。「崔明」，程夢星疑爲崔戎之姪崔朗，說「朗字內明，崔明或即崔朗之訛」。因爲就「崔充海」，就「故僚」說，所以稱「三掾」。（二）「絳帳」，見第四〇八頁《李衛公》注二。（三）《世說新語·雅量》：「王公（王導）曰，「我與元規（庾亮）……本懷布衣之好，若其欲來，吾角巾徑還烏衣。」《方輿勝覽》：「烏衣巷在秦淮南，去朱雀橋不遠，王謝子弟所居。」（四）《後漢書·郭泰傳》：「卒於家……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。」（五）《六書故》：「掾，乃屬官通稱。」陶潛《和郭主簿二首》：「聊用忘華簪。」按趙哲由充海府罷後，就宣州王質之聘，杜勝爲杜黃裳次子，大中時爲給事中，李潘乃李漢之弟，大中初爲禮部侍郎，杜、李這時或已出任朝官，所以這句這樣說。（六）「留賓驛」，見第三〇九頁《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》注

二。〔七〕《戰國策·燕策·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章》：「郭隗先生曰，『臣聞古之君人，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，三年不能得。涓人（官名，近侍之臣）言於君曰，『請求之……』三月得千里馬，馬已死，買其骨五百金……君大怒……對曰，『死馬且買至五百金，況生馬乎……』於是不能猶不到』期年，千里之馬至者三。今王誠欲致士，先從隗始」〔八〕《世說新語·方正》：「阮宣子（阮脩）論鬼神有無者。或以人死有鬼，宣子獨以爲無，曰，『今見鬼者，云著生時衣服，若人死有鬼，衣服復有鬼耶？』」〔九〕晉·袁宏《三國名臣贊》：「把臂託孤，惟賢與親。」

【疏解】起二句慨歎崔逝世之後門庭冷落。四句逗起後半，說李、杜這時已日見通顯。五、六二句兼自己和「三掾」而言。結二句乃希望他們勿忘故舊，意頗篤摯。

集中另有一首長七古《安平公詩》（見第六三八頁），也是哀弔崔戎的，末云：「五月至止六月病，遽頽泰山驚逝波，明年徒步弔京國，宅破子毀哀如何！」戎卒於大和八年六月，所說「明年」卽大和九年。馮浩認爲兩詩同時，卽「徒步弔京國」時所作。

微雨

初隨林靄動〔一〕，稍共夜涼分。窗迴侵燈冷〔二〕，庭虛近水聞。

【注釋】〔一〕「靄」，氛霧。〔二〕「迴」，錢抄本作「過」，非是。

【疏解】首句形容雨初起時，次句是說暑微大一點後，雨的涼氣纔和夜間的涼氣劃然可辨。通首描寫「微雨」，空靈入神。

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遊讌之洽，因寄一絕（一）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，年二十五

蓮幕遙臨黑水津（二），橐鞬無事但尋春（三）。梁王司馬非孫武（四），且免宮中斬美人。

【注釋】（一）「南山」，指唐興元府的「南山」，詳第三〇九頁《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》注一。徐逢源云：「彭陽遺表中，行軍

司馬趙祝，即此人。《舊唐書·職官志》：「節度使一人，副使一人，行軍司馬一人。」（二）「蓮幕」，詳見第二八七頁《寄成都高

苗二從事》注二。《水經注》：「漢水又東，黑水注之。」注：「水出漢中南鄭縣，北流入漢。」（三）《春秋·左氏傳二十三年傳》：

「右屬橐鞬。」注：「橐以受箭（箭袋），鞬以受弓（弓袋）。」「橐鞬」，音高兼，gō jiān。（四）「梁王」，漢梁王劉武，因興元本稱梁

州，所以借來比節度使令狐楚。唐人詩文中常用古代的諸侯來比擬藩鎮，因為兩者的職權很相似。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：

「孫子武…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……闔廬曰，「可試以婦人乎？」曰，「可……」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，孫子分爲二隊，

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……即三令五申之……右婦人大笑……復三令五申之，左婦人復大笑……遂斬隊長二人以徇。」

【疏解】這篇只是見趙「新詩盛稱游讌之洽」，因隨意寫來相戲之作，并無深意。

曲江（一）開成元年（八三六），年二十四

望斷平時翠輦過（二），空聞子夜鬼悲歌（三）。金輿不返傾城色（四），玉殿猶分下苑波（五）。死
憶華亭聞唳鶴（六），老憂王室泣銅駝（七）。天荒地變心雖折，若比傷春意未多（八）。